

刘 建 邦 著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王 恩 德 忘 本 回 头



內 容 提 要

沈阳皇姑屯机車客車修理工厂工人王恩德，由于抵擋不住资产階級思想的侵蝕，貪圖做生意賺錢和个人享受，因而对党和国家不滿。大鳴大放期間，他錯誤的說：在新社会他的生活沒有提高，技术也沒有提高。經過党的耐心帮助，王恩德終于認清了真理，轉回头来。本书所介紹的就是王恩德忘本回头的事实，可以做为厂矿社会主义教育的材料，它告訴我們應該吸取王恩德的教訓，不能忽視政治，要听党的話；犯了錯誤，要正視錯誤，才能够在萌芽时改正；时时刻刻要警惕资产階級思想的侵蝕，努力改造，提高社会主义覺悟。

王恩德忘本回头

刘建邦 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/32印張·17,000字·印數：1—6,500 1958年5月第1版
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3090·68 定價(5)0.08元

目 录

分清是非,提高觉悟(代序)……沈阳日报1958年1月22日社論(1)

王恩德忘本回头……………刘建邦(5)

分清是非，提高覺悟（代序）

沈阳日报1958年1月22日社論

本报今天发表的关于王恩德忘本回头的事儿，值得每个人看一看，認真思索思索。

有些同志曾有这样一个問題，并且常常想不通，他們說：咱既不出身于資產階級家庭，又不和資產階級分子沾亲帶故、有来有往，那怎么能沾染上資產階級思想呢？

王恩德的例子就正好是这个問題的最好的說明。

王恩德的家庭是两代工人，父子两代受尽了剝削階級的欺凌和压榨，他本人曾亲身經歷过劳动人民在剝削制度下的悲惨生活。在旧社会，他从小就当雇工，給人家放猪、放牛，飽受雇主的打罵。在旧社会，他討过飯，拣过煤渣；他曾亲眼看着弟弟活活餓死，亲眼看見母亲含泪把妹妹卖給人家做童养媳，以换取少量粮食，使全家糊口。这些血泪交織的慘痛經歷，曾构成了王恩德的階級本能，启发了他朴素的階級覺悟。因此，在解放之后，他比較积极地参加了建設社会主义的偉大斗争，并且从斗争中多少体验到階級兄弟之間的溫暖和友情，从而精神焕发，身心愉快，生产努力，追求进步。但是，自从第一套摺子过自行車以后，他就开始醉心于做生意，迷惑着“賺錢”和个人享受。虽然他的家庭和資產階級分子一不沾亲二不帶

故，可是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复杂、尖锐的阶级斗争中，王恩德的朴素的阶级觉悟却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。当王恩德的头脑中充满这些极端自私的思想的时候，他便对工厂的生产越来越不感兴趣，越来越不尽责任了。比如，虽然他的病好了，工厂的活儿也忙不开，但是，他还是“泡病号”，不上班；他和同志们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。比如，当车间主任和他谈捣卖自行车的事时，他就言不由衷，当面撒谎；当工人同志们想和他谈谈心时，他就抢白人家说“别给我上政治课”，加以拒绝。他对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责任感也越来越厌倦了。比如，当党组织因他表现不好，取消他预备党员资格时，他反认为“很好，免得受约束”。他对六亿人民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麻木不觉了。比如，当国家为了保障六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实行棉布统购统销时，他反为自己的小成衣铺开不成而抱怨国家政策。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之下，王恩德就逐渐把极端自私的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逐渐地在看一切问题时都从“我”出发，从而目光如豆，萎靡不振，一度从一个有革命意志的工人，变成了一个脱离集体、牢骚满腹的孤独者。

有这样一个问题也常常在人们谈话中提及，即：难道一个人想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一些，或希望有一个更高的生活水平，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或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吗？我们认为王恩德的例子也是分辨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材料。从觉悟前的王恩德的行为中可以看出，问题完全不在于他希望自己家庭的物质生活过得更好一

些，也不在于他打算購買一些較高級的消費品。問題的本質在于，他不是把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在發展社會主義生產上，而熱中于從做生意（搗賣自行車及其他物品，雇人開成衣鋪等等）中賺錢，用這些不義之財去“提高”自己家庭的生活；在于他不是把個人利益放到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中，去取得當前生產發展水平所可能給予的生活水平，而是把個人利益放到全體人民的整體利益之上，企圖超越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，竊取個人的享受。正是由于上述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侵蝕，所以王恩德就誤認為“在工廠干一個月，也不如搗賣一台自行車賺的多”，從而經常跑“市場”，病好了也不上班，即使上班也無精打采，勉強應付。正是由于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侵蝕，所以王恩德就覺得一切不如意，從而誇大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，抱怨國家政策。

當同志們看清了王恩德的病症，並積極幫助他分辨是非時；反倒引起了尚未覺悟的王恩德的反感。他曾譏笑那些熱心的同志們說：“別給我上政治課。”“別給我上政治課”——這也是我們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。王恩德忘本回頭的事實，也能夠深刻地幫助我們把這個問題弄清楚。王恩德一度忘本的事實充分說明，在我國當前社會中，在人們的頭腦中還普遍存在着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，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就普遍的、大量的存在着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的尖銳鬥爭，即使象王恩德這樣兩代受苦的工人，如果不關心政治，不經常努力提高自己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話，也可能成為

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。而王恩德覺醒回頭的事實，又充分說明了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思想、政治戰線上使人們起死回生的偉大作用。絕不是什麼“別給我上政治課”或“還不是那套馬列主義”，相反的，正是由於一堂生動的政治課，正是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洞察真理的維妙力量，才挽救了王恩德，才鼓舞王恩德在短期內提出了十二項合理化建議，才引導王恩德重新成為心情舒暢的社會主義建設者。

目前，我市各工廠正在逐步展開着一個羣眾性的社會主義大辯論。王恩德忘本回頭，就是這個大辯論所產生的在思想、政治戰線上的無數巨大成果之一。通過擺事實，講道理，通過心平氣和的爭辯，終於使王恩德認清了是非，提高了覺悟，重新獲得了革命意志，增長了生產積極性，這就充分說明了這場大辯論的深刻而生動的巨大教育作用。當然，象王恩德這樣的具體事例並不是普遍存在的；但是，對全體職工說來，無論是在個人利益和國家、集體利益的關係上，在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的關係上，在工人和農民的關係上，以及在民主和集中的關係上，都需要通過各單位羣眾最關心的具體問題，經過擺事實，講道理、心平氣和的大辯論，來進一步分清是非，提高社會主義覺悟，在不斷地改造世界的鬥爭實踐中改造自己。以便在羣眾性的社會主義覺悟高漲的思想基礎上，實行社會主義生產的大躍進。

王恩德忘本回头

刘建邦

一、大字报出人意外，談忘本議論紛紛

事情发生在1957年10月里。

清晨，上班的时间还没到，可是，機車客車修理工厂的
大字报前已挤满了人。鍛冶車間的老工人挤进去后，
突然怔住了。他們吃惊的目光聚集在一張粉紅色的大字
报上，口里念着：

“要我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？那容易！布
票太少了，赶快給解决布票問題！”

人們看完这張大字报，又看到一張和它同一顏色、同
一笔迹的大字报上写着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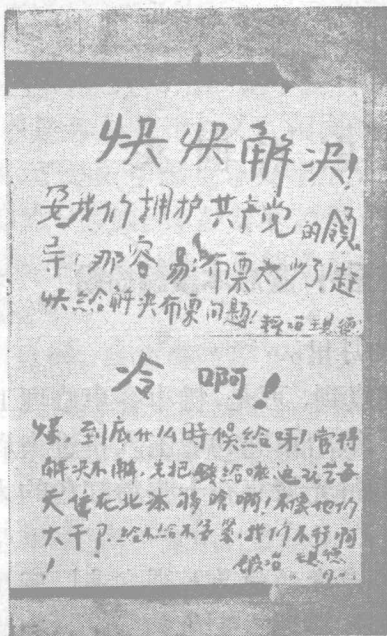
“煤，到底什么时候給呀！管得解决不解决，
先把錢給啦。这玩艺每天住在北冰洋够呛啊！不
象他們大干部，給不給不要紧；我們不行啊……”

兩張大字报署名都是“鍛冶車間工具室王恩德。”

“怎么？是他写的？”人們立刻哄动起来，噉噉喳喳的
議論声和叹息声交織在一起：

“嗨！这小子怎能說出这样話？”

“是啊！这孩子变了！”平常不善言談的老工人孙广



这是机車客車修理工厂工人王恩德, 在大鳴大放时写的大字报。

全也憋不住了。

是变了, 越来越变了。就在这天的下午, 在鍛冶車間的調度室里, 王恩德又和領工員李恩普吵起架来。李恩普为了給工人填工时, 讓代理計工員刘富給开工作票, 刘富把票一推說: “什么票, 我不干!” 李恩普知道他正在为要求調动工作沒被批准而鬧情緒, 于是說: “要是有意見可以找領導上提。工作可……”

还没等李恩普說下去, 站在一旁的王恩德气哼哼地說: “提意見頂什么? 还不是那一套馬列主义!”

李恩普一听很不順耳, 也有些火了: “馬列主义怎么的? 沒有馬列主义我們就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!”

“好日子?” 王恩德气呼呼地从椅子上站起, 滿臉委屈地說: “哼! 都說旧社会不好, 可我也沒餓死, 也过来了; 都說新社会好, 可我的生活沒提高, 技术也沒提高!”

“你……你說什么?” 李恩普本想好好地問問他, 可是

一肚子要講的話，一時激憤得再也說不下去了。

“誰生活提高了？是大幹部！我是生活沒提高，技術也沒提高！”王恩德兩眼瞪的溜圓，好象他說的這一切，都是千真萬確似的。

王恩德的這些話到底對不對？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。午間休息的時候，車間所有的汽錘都停了，只有爐里熊熊的火焰還在呼呼地燒着。這時，王恩德正從一台兩噸汽錘的背後走過，突然聽到有人在議論：

“真怪啊，王恩德怎麼還能說出生活沒提高的話呢？”

“那怪啥，這小子忘本了唄？”

“哼！他爹要是還活着，非揍他兩個耳光子不可！”

“我看哪，生活越提高，他心眼是越不滿足。變了！”

“這孩子不對勁啊，是得好好教育教育啦！”

起初，王恩德還以為他說的話，能得到不少人的同情哩，沒想到，連過去跟他在一起干過活的工人也在反對他。他實在聽不下去了，特別是對那些什麼“忘本”啦，“變”啦，又是什麼得“教育教育”啦覺得不順耳。……他听着听着，把袖子一甩，邁開大步走出了廠房。他想：“你們知道什麼？反正我的生活沒提高，技術也沒提高！”

二、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快樂家庭起風波

當王恩德還在固執己見的時候，他的言行已傳到他媽媽和妻子的耳朵里。

這天，穿着新的鐵路制服的王恩德下班回來，手推着自行車，一進院便敞着嗓門喊：“媽媽，今晚什麼飯？”

王恩德边喊边走，脑海里顿时浮出往常的景象：門，咿呀一响，媽媽和妻子走出来站在紅磚瓦房前說几句寒暄話，孩子們跑出来圍前圍后地連喊爸爸。但今天却不同，那幢瓦房仍然挺立，但沒有媽媽和妻子的影子；門，虽然也开了，却只跑出来几个孩子。

王恩德进了屋，妻子連头也沒抬。他走到媽媽跟前，媽媽头也沒抬，一下子把鍋盖揭开，一股香噴噴的燉魚味，涌进王恩德鼻孔里。接着，媽媽指着正在炕上吃飯的孫子和炕边的儿媳妇說：“这些孩子算赶上好时候了，連生他媽你說对不？”王恩德的妻子点点头，使勁瞟了和她坐对面的王恩德一眼。

大米飯、燉魚，虽然平常很合王恩德的口味，但今天，飯菜到嘴就是咽不下去。他明白媽媽的話里有話，但既不敢問，也不敢正眼睨一睨。忽而望一望天棚，忽而环視屋里的一切。屋里，那雪白墙上貼着年画；那鋪着新买来的炕席上叠着七八床新被褥；那上海造的鴻运牌縫紉机，灯一晃发着閃閃的亮光；那茶桌上的座鐘在嘀嗒嘀嗒地走个不停；那滿装衣服的三个紫紅色箱子落在一起……一切依然，使王恩德解脫不出。

“恩德呀！”老太太嘴唇顫抖着說：“我一看見这大米，就想起你奶奶来了。你忘了沒有？”

“媽，我沒忘。”王恩德是个很孝順的人，从不惹媽媽生气。

但媽媽落泪了。

“媽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这些干什么。”王恩德

想用這話安慰一下媽媽。

“什麼？過去的事了！”老太太更火了，“過去的事你怎么就忘了呢？”

“媽，我沒忘。”

“沒忘？”老太太冲着王恩德的臉問：“沒忘你怎么說今天生活和技術沒提高？”

“媽！……”

“你小子要忘本，就別管我叫媽。你拍拍良心想一想。”



王恩德的妻子不同意他說“布票不夠用”，她說：“咱家再二年不添布，也不能穿帶補釘的衣服。”



王恩德一家老少六口，十分幸福。

王恩德的妻子也在旁边插一句：

“布票怎么不够用？咱家再二年不添布，也不能穿带补钉的衣服！”

王恩德憋了一肚子气，一声也没响，闷头就睡了。第二天上班后，党支部书记又找他去谈话。支部书记一连找他谈了几次话，但王恩德一口咬定自己说的对。一次，支部书记把他找去，还没等谈，他就火了：“别说了，我看这是小题大作，为什么单整我！”虽然这样，支部书记还

是那么耐心地对他說：“小王啊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出身？你自己、你爸爸，过去又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想。”不知为什么，王恩德一听说“你想想”，全身就觉得被什么东西震了一下，头不知不觉地便低了下去。支部書記双手輕輕地放在王恩德的肩上，用关切的眼光望着他。他抬起了头，眼睛突然紅了起来，嘴里想說点什么，可是在耳朵里总是：“你好好想想……你想想。”他只断断续續地說了句：“好……章支書……我想想。”

出了党支部的門口，王恩德的心就怦怦地跳起来。“怎么，我真的忘本了？不，我得想一想！”王恩德抱着头，一屁股坐在院內堆积的鉄块上。

三、辯論会上无話对，思想交鋒有启发

午間，車間办公室里坐滿了人。

車間工会主席的簡短几句话拉开了辯論的序幕：“为了弄清大是大非，为了帮助王恩德同志提高認識，大伙說一說：在新社会他的生活到底提高了沒有？”

“这孩子的事我都了解，我先說几句。”和王恩德爸爸在一起干过四、五年活的老工人朱印兴接着說：“小王說，旧社会不好他也沒餓死，也过来了；新社会好，他的生活沒提高，技术也沒提高。这不是事实！一点也不对！”他揮动了一下手又說：“那也好，咱就先說說旧社会，我問你王恩德：那陣你家里有什么？住的是什麼？吃的是什麼？你爸爸和你們住的是一間又矮、又黑、又破、又漏、

又湿的小磚房！連豆餅、橡子面摻野菜都是吃了这頓沒那頓。你們家六口人才盖三床更生布做的破被子；除了一個破箱子、破缸，連領好炕席都沒有。你們家誰穿过棉衣？誰穿过一双好鞋？腊月天，你爸爸还穿着露肉的破单褲到工厂干活，你和你三个妹妹哪天不是光着脚丫子？你說旧社会也沒餓死，我問你：你妹妹、弟弟和你爸爸都是怎么死的？……”

他再也說不下去了，嘴唇不住地哆嗦着，声音也变的嘶哑了。王恩德听着听着不知不觉鼻子一酸，眼睛湿润了。朱印兴停了一会儿，望了望他身后的吳朋汉：“咳！这是多少年的事了，他吳大叔也在这，老吳你說說吧！”

“好！”吳朋汉挺直了腰板，他的头发有些花白了，臉上的皺紋也显得更深了。他瞅了瞅坐在他前面的王恩德說：“小王啊，你朱叔叔說的对，十五年前，你爸爸也在咱这个車間干过活，可那时你爸爸一个月才掙几个錢？还不够他自己吃的！白天你爸爸燒火、扛大鉄块，每天干十二个点，下了班还得冒着生命危險，到車站去搗騰煤，有一次讓日本鬼子看見了，給打的滿嘴流血，煤还給沒收了。可是第二天，你爸爸又去了。不这样，你們吃什么？咳！你爸爸在工厂干了一輩子，可是他得了点什么？受累、吃苦、挨餓，給他弄了一身肺病，那时可不象現在，有劳保、有医院，工厂什么都管，有病了还发工資。你爸爸那陣，帶着病也得上班干活，稍微慢了一点，嗚！不是打就是罵。有一回，你爸爸一天沒吃东西，前胸疼的要命，因为少扛了点料，日本鬼子就用滑車把他吊起来，用皮帶連抽帶

打，簡直成了血人。有時還讓他背上五十斤重的大鉗子，在雪地上跑來跑去，工頭拿着棒子跟在後面，跌倒了就是一頓亂棒，揪起來再跑……你爸爸就這麼連折磨帶餓，剛三十五歲就死了！”吳朋漢越講聲音越低，他咳嗽一聲又說：“現在可好，你娶了媳婦，住着兩間又寬敞又亮堂的房子，你一個人養活家，有吃又有喝，還富富裕裕的。剛解放，你才是個一級小工匠，現在成了五級工，一個月加上計件，至少是七八十元。你說，羅馬表、縫紉機、收音機、自行車，你哪樣沒有？你說新社會不好，生活沒提高、技術沒提高，根據是什麼？你怎麼不想想：你怎麼進的工廠？怎麼學的技術？你爸爸死了，誰給買的棺材？”

屋裡靜得沒有一點聲音。老工人的話，把王恩德引導到那苦難歲月的回憶里：

那是十一年前的事。那時王恩德才十七歲。就在這年的臘月二十七日白天，他的父親死去了。臨咽氣時，他還緊緊捏着王恩德的一隻手，咬着他那蒼白的嘴唇，用最後一口氣說：“兒啊！你們什麼時候……才能熬出……個頭……來……”王恩德一頭倒在父親的身上，哇地一聲哭起來。媽媽、妹妹也都哭的死去活來。人死了，要錢沒錢，賣東西沒東西，怎麼買棺材呢！很快，廠里的老工人——吳朋漢、朱印興、孫廣全、徐慶川、張桂榮知道了，大伙東湊西借，弄些錢，又把每個人家裡的板障子湊在一起共同下手給釘了個棺材。

人总算抬出去了，可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啊！他父親的老朋友們又在一塊核計後，決定把王恩德領進工廠學

技术。那时，王恩德戴着父亲的証章偷偷的和老工人一齐混进厂来。老工人把着手，一下一下地教给他开锤，后来工厂用人了，老工人给他编造了一份假履历，给工头送了礼，请了两个监工的客，这才正式进了工厂。在写履历前，他连个名都没有，一个老工人说：“小子别忘了大伙的大恩大义，你就叫王恩义吧！”他妈妈说：“这是大伙的恩德呀，就叫恩德吧！”

一想起这些，王恩德不敢抬头看过去帮助他渡过苦海，今天又在帮助他提高觉悟的老工人们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出来。辩论会场格外严肃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不少人给王恩德算起细账来：

“旧社会你家也六口人，现在还是六口人，过去你家一个月顶多能吃一百斤粮，除了豆饼就是糠；现在每月一百五十多斤粮，半数以上是大米和白面！”

“你母亲做月子时，别说上产院、吃鸡蛋哪，连高粱米粒都吃不着，四个孩子都死了；现在你爱人生小孩，住产院、吃药打针，公家还给负担一半，吃大米有大米，吃鸡蛋有鸡蛋，光猪肉就吃了七斤半！你哪个孩子不是胖胖的。”

“你说你家住在北冰洋，这话要在旧社会还差不多，现在一年工厂发给你二十元煤火补贴费，每月只花六角钱就从工厂买去二百斤劈柴；刚一立冬，你家的两个炉子早就点上了，你忘了，从前你天天拣煤核，屋子里冷的结一寸多厚的冰霜？”

“旧社会，一个小破箱子，你家就使唤了三四辈子，一件补钉落补钉的破夹袄，也不知得穿上几年；解放后，